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明代建阳书坊之 小说刊刻

涂秀虹◎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明代建阳书坊之 小说刊刻

涂秀虹◎著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彭世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涂秀虹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

ISBN 978-7-01-017891-2

I. ①明… II. ①涂… III. ①古典小说-出版发行-中国-明代②古典小说-印刷史-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G239.394.8②TS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1764 号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

MINGDAI JIANYANG SHUFANG ZHI XIAOSHUO KANKE

涂秀虹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25

字数:400 千字

ISBN 978-7-01-017891-2 定价:7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福建师范大学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16BZW066）阶段性研究成果

总序

2004年10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批建设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人文福建发展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评为省高校优秀社科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学校于2014年4月成立了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聘任郑家建教授为研究中心主任,以更好地发挥文学院在中华文学传承发展方面的科研优势,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以及闽台文化合作交流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该研究中心于2014年6月经过专家评审,成功晋升为福建省首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层次学术平台,担负着组织科研创新团队、产出重大研究成果、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提供社会咨询服务、培养优秀科研骨干、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的重任。省社科基地实行“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的运行机制,经过几年的建设,力争成为国家或省级高层次智库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依托福建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福建省特色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和3个福建省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以学科发展与

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结合文学院的既有学术传统,确定中心的重大学术课题,围绕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与福建省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但成了连结全球华人共同家园的精神血脉,而且对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流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语言文学在传承中华文明及促进闽台文化的合作交流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是以历史和现实为基点,对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尤其是闽台语言、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渊源流变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为当前建设繁荣和谐的社会文明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加深两岸人民共同构建精神家园的情感联络,为促进闽台文化交流与中外文化交流作贡献。

研究中心聘任国内著名专家担任顾问和学术指导,对中心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文顶教授担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文学院院长郑家建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研究中心的日常事务工作由常务副主任葛桂录教授负责。本中心的特色研究方向有四个:闽台语言文献与文学交流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林志强教授、郑家建教授;文体学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李小荣教授;中华文学域外传播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葛桂录教授;当代文学教育及语文教育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赖瑞云研究员。

研究中心将以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研究项目为纽带,以研究方向组成的创新团队为载体,以出精品成果为目标,努力强化特色与优势。联系整合省内乃至国内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资源,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造就一支高水平、结构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创新团队,打造一个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专门人才库和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为促进研究中心建设目标的实施,我们在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集中出版“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学术集刊”。该集刊主要收录研究中心同仁高质量的个人学术著作。列入研究中心学术集刊首批出版的十本著作,绝大多数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

《晋唐佛教文学史》(李小荣著)、《中国英国文学研究史论》(葛桂录著)、《冈仓天心研究: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亚洲言说》(蔡春华著)、《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涂秀虹著,此项为阶段性成果)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如《明代中古诗歌批评文献及诗学研究》(陈斌著)、《台湾诗钟社团及相关组织考略(1865—2014)》(黄乃江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研究》(李春晓著)、《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冀爱莲著)的结项成果。这些成果在课题结项评审专家审定意见的基础上,再次打磨修订,因此保证了较高水准的学术质量。研究中心成员承担的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拟列入这套学术集刊出版。另外,本研究中心与文学院合作还搭建了两个学术平台《细读》、《圆桌》,研究成果亦由人民出版社刊行,为国内外学者诠释中华文学经典、探讨重大理论问题、思考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学术阵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2016年8月

序一

——明代通俗小说史书写的另一种模式

涂秀虹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潜心考察福建建阳坊刻之通俗小说,相继撰写了系列考论文章,题名《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

二十多年前,秀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忝居导师之列。嗣后,也曾时而观顾她的研究。现在,也自感义不容辞地披阅了她行将付印出版的这部书稿,虽然年甄毫耄,思维枯涩,还是禁不住地想谈点意见。

秀虹做人朴实,做事低调,做这项研究不急不躁,陆续写的文章也不急于发表。这个期间,明代通俗小说的版本研究颇热,现在看来,她的有些研究难免与别的研究者有重合处,自然她也参考了前出之研究成果。秀虹做这个课题的研究,非常执着、认真,调查、寻访,力所能及地目睹了明代建阳刊行的通俗小说的原本、影印本,考察了这些小说的编刻情况,做了分类研究,也做了些综合、汇通性分析论述。这虽然基本上是版本研究,她也十分本分地题名为《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但却展示出了一般以解析评论有代表性的小说名著为主体的小说史顾及不到的现象和问题,使一般小说史已书写的现象和问题得到深一层的理解,似乎可以认为是明代小说史书写的另一种模式。

明代建阳刊刻的通俗小说,一类是前出之非建阳刊的小说杰作之改制、改编。《三国志演义》是体制的改变,插图、“按鉴”、增“音释”、“批评”;

《水浒传》是缩编,多家书坊刊行了许多种“文简事繁”本;《西游记》也有几种简本,清初汪象旭、黄周星编刻的《西游证道书》自称依据的是“大略堂古本”《西游释厄传》,极有可能就是建阳刊的。另一种是由之衍生的演绎朝代兴亡始末的历史演义、演绎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战功的英雄传奇以及演绎佛道两家的神仙出身行事的神魔小说。建阳书坊编刻通俗小说,一是编刻一体,为了销售,带有了商品生产性质;二是编刻有所本,改编名著自然最简便易行,省工省料,所以,小规模的书坊也竞相编刻小说名著。即便是新编,也还是依照某种文本,与作家基于社会生活经验的文学创作不同,省心省时,号称博学的书坊主熊大木不数年的时间便编刻了四种历史小说,并引起多家书坊竞相追随,便说明了这个问题。经营刻书的书坊主素养不高,尤不谙新兴的小说一道。不用说删节名著,新编也难以追及名著的文学艺术境界,没有一种让读者爱读称赏的,但一时编刻了大量的小说,却也增大了通俗小说文体的声势。可以说,明代通俗小说的繁盛景观,是由建阳书坊主在《三国志演义》等几部小说名著的引导下制造出来的。

建阳书坊一时大量地编刻通俗小说,也有其地区的文化渊源和历史特色。自南宋以来,建阳便是全国刊刻图书的一个中心,又是理学的渊藪,书坊众多,图书品种多样,都不出正经经史子集的范围。明代初期,文教功令甚严,刻印文言小说《剪灯新话》都遭到禁毁,还曾派来翰林官监督书坊刻书。幼读四书经传的书坊主,虽不是冬烘先生,但也不能不遵守朝廷的功令,冲破传统刻书的疆界。由经典小说的社会效应,意识到其经济效益,编刻此等通俗小说回靠经史,历史小说“按鉴演义”,要“羽翼信史”,秀虹就建阳刻书史,说是“从史部图书的刊行到按鉴演义的编撰”,有研究者就文本突出史实说,是“古史的通俗化”。神仙灵怪宗教传说也趋向史实化,演绎神仙的出身行事,成为现在所谓的神魔小说。“演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演绎历史事实,二是荀子所说“《春秋》以道名分”,即通常所谓的“寓褒贬,别善恶”之意,都是建阳书坊主编刻通俗小说之所本。熊大木编刻的历史小说,《大宋中兴演义》就是基本依据记述抗金名将岳飞的事迹的《精忠录》编撰成书,表彰其爱国主义精神。建阳坊刻简本《水浒传》,删简其描写性文字,贴上“忠义”的标签,增加征田虎、王庆的情节,也是加强“忠义”的意义,还

增加了“事”多的“卖点”。建阳书坊不刻印宋元以叙写市井人事为主的“小说”话本,汇集众多民事、刑事纠纷的故事成书之公案小说,还要统摄于古今名臣的廉明审判下,原因都在于此。但是,依秀虹所说的,小说续写的视角朝向了市井人生,那么也就打开了世情小说的窗口。

这里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建阳书坊编刻通俗小说,虽然是显现出历史通俗化的倾向,但据史演义也不能不匠心结撰、抛开形象的虚拟描摹。《三国志演义》的成功主要还不在于重在写实,可以设想,书中最精彩的篇章,如“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等,缺少那些生动精妙的揣摩性的描写是不会引人入胜、令人竞读,不能成为经典的。建阳书坊刻的新编的历史演义,之所以能够被视为小说,也是采纳了前出之“小说”传说的情节。现在,已有多位学者揭示出了建阳书坊主熊大木的几部历史演义小说的部分情节是抄袭元代建安所刊的几种平话,如《南北宋志传》抄袭《五代史平话》,《全汉书志传》参照《前汉书续集》平话。可以推想,建阳书坊推出的众多小说造成的通俗小说兴盛的状况,又是在宋元说话“讲史”类文本的平台上建造出来的。这种情况却被奉行“羽翼信史”,标榜“按鉴演义”的建阳书坊主掩盖起来。我曾想做番元刊平话探佚的研究,由于文献不足,难于展开。如果《永乐大典》不遭帝国列强的劫焚,二十六卷平话尚存,那便可以完全清楚地对照显示出来的。小说史、文学史不能忽略宋元平话的历史地位,建阳书坊编刻通俗小说的历史特征,便更能衬托出来。小说历史的发展,是迂回前进的。

袁世硕

2017年2月28日

序二

——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

福建建阳刻书萌芽于五代,繁荣于南宋,到了明代书坊刻书达到鼎盛。建阳书坊的刻书业对推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通俗小说的繁荣起了重大作用。《北宋志传》《大宋中兴演义》《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列国志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开启了杨家将、说唐、说岳、列国志、包公案等小说题材的创作。熊大木、余邵鱼等人既是书坊主又是小说作家,邓志谟、吴还初、朱鼎臣等人长期在建阳编撰小说,专业作家队伍的形成已现端倪。书坊集编辑、出版、发行为一体,初具现代出版社的雏形,有利于通俗文学发展。建本在印刷版式上有很多创造,如上层是插图,中层是评论,下层是正文这种三栏的版式;把《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合刻,称为“英雄谱”等,都有利于通俗文学的普及和推销。

建阳坊刻与官府刻书、私家刻书不同,牟利是主要目的,同时,他们还自觉地承担了教化的任务,认为不能见利忘义,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也不是什么书都出。下面我从明代四大名著《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出版来考察建阳坊刻是如何在追逐利润和承担教化任务之间徘徊的。

考察建阳坊刻的时候,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建阳书坊的主人,不少人既是书坊主又是作家,他们既会编辑出版又会创作,如熊大木、余邵鱼

等;他们还聘请了一些文化人作编辑,如邓志谟、吴还初、朱鼎臣等。他们可以自己创作小说,也可以利用别人的作品,对原本进行修改、删节,甚至局部的再创作。二是他们已有很强的版权观念。他们强烈反对盗版,当然也怕别人指责他们盗版。如余象斗《八仙传引》:“不佞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于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①第三,建阳坊刻的读者对象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百姓,他们并不讲究版本,也不注重文字描写的细腻和雅致,他们喜欢故事的曲折和热闹,而且要价格低廉,买得起。当时除了在两京刊行的官本外,按照刊行地点可分为江南本(即南京、苏州、杭州、徽州)和闽本。对建阳刊本,明郎瑛《七修类稿》评之曰:“我朝太平日久,旧本多出,此大幸也。惜为建阳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正如魏安所说:“如果江南本算是阳春白雪,那么闽本应为下里巴人。”^②总之,建阳书坊主有能力,也有需要,利用别人的版本,经过改编和增加部分故事的办法,编撰出与原本不同的文简事繁本,既不会被认为是盗版,又达到多销盈利的目的。

先从《三国志演义》说起吧。《三国志演义》与建阳关系特别密切。《三国志平话》,元至治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本是现存最早描写三国故事的讲史话本。《三国志演义》现存的明代刊本大约有35种,而建本就有24种之多。《三国志演义》在弘治甲寅(七年,1494)之前没有刊本,这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庸愚子(蒋大器)序可证:“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上海残叶本是否是成化、弘治的刻本还难以定论。《三国志演义》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嘉靖元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司礼监本和嘉靖二十七年建阳叶逢春的《三国志传》本。代表着“演义”和“志传”两个版本系列。它们是从同一祖本发展而来,它们之间没有继承关

① 转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9页。

② 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系。两书的字数差不多。^①建阳《三国志传》系统的版本很多,余氏双峰本(万历二十二年,1592)有《三国辩》一文:“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种德堂其书极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版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惟爱日堂者其版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板已矇,不便其览矣。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正无误,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建阳出版的《三国志传》系统的本子,大多属于叶逢春《三国志传》系统,在此基础上有加入花关索故事的余象斗双峰堂本、汤宾尹本等。这些本子文字略有减少,但故事多了。包括关索荆州认父;武陵见刘备;长沙战杨龄;随刘备入川;庞统死,回荆州报信(各本稍有区别);随张飞战严颜、张任;益州战葭萌关、益州封赏;取阆中,瓦口关战张郃,参加了取汉中的大部分战役,后来派去守云南,亦死在云南。有加入关索故事的朱鼎臣本、黄正甫本、乔山堂本等。这些本子里的关索故事包括关索投军、在前四次擒孟获中他都随军作战,六擒孟获时被祝融夫人所擒,后来祝融夫人又被蜀军俘获,诸葛亮用祝融夫人将关索等三将换回来。七擒孟获时,他又参加了战斗。但是,他最后的下落没有交待。这些本子文字简略,少了十多万字而故事却多了,是标准的文简事繁本。^②关索或花关索的故事从宋代就开始在民间流传,但与关羽没有任何联系。在《三国志平话》下卷,诸葛亮征孟获时出现了关索。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花关索传》是明成化十四年(1478)重刊本,从其版式看是元代的风格,被认为是来源于元代的一个说唱本,包括花关索的出身传、认父传、下西川传、贬云南传。建阳的书坊编辑们把花关索或关索的故事加以改编是轻而易举的,他们用附加姓名、替换姓名、增插情节等办法,制造了这些本子。在现存的这些本子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余象斗双峰堂本和朱鼎臣本,因为余象斗的双峰堂也出版了《水浒传》的文简事繁本,也有一

① 嘉靖本 58.8 万字,叶逢春本缺 2 卷,字数是 55.3 万字。据周文业《〈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2004 年 9 月。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的统计大致相同。参看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6、36 页。

② 双峰堂本 56.3 万字;乔山堂本 45 万字;朱鼎臣本 41.2 万字;黄正甫本 42.7 万字。据周文业《〈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2004 年 9 月。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的统计相同,参看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5、46、47 页。

篇《水浒辨》，还刊行了《四游记》，其中杨致和的《西游记》也是简本。而朱鼎臣对《三国志传》大量删节的同时，又增加了故事，是制造“文简事繁本”的高手，在《西游记》的版本上也有精彩的表演。

《水浒传》文繁事简本和文简事繁本孰先孰后之争由来已久。明嘉靖十年（1531）李开先在《一笑散·时调》中云：“《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诈盗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①这是《水浒传》最早最可靠的记载，说明此书已开始流传。有趣的是《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一样，也在上海发现了残叶，题为《京本忠义传》，疑为正德、嘉靖时的刊本，被认为是现存繁本中最早的本子，也是现存《水浒传》版本中最早的一种刻本。^②百回文繁事简本有《忠义水浒传》残本，存八回，当为嘉靖刊本；《忠义水浒传》，首有天都外臣（汪道昆）序，明万历十七年（1589）刊本，但现存的不是原刊本，而是清康熙五年（1666）石渠阁补修本；《李卓吾先生评忠义水浒传》，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本。文简事繁本现存最早的是明刊本《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残本，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当出自建阳坊刻；《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志传评林》，万历二十二年（1594）建阳余氏双峰堂刊本。在双峰堂刊本之前，就有十多种文简事繁本行世。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志传评林·题水浒传叙》端首眉批《水浒辨》云：“《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三槐堂是建阳书坊。“书林王祐、王敬乔、王泰源、王崑源、王介爵均称三槐堂。”王祐三槐堂万历十九年（1591）刻印明龚廷贤辑《新镌鳌头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一种。王敬乔三槐堂万历年刻戏曲两种，明李贽评《重校北西厢记》和明华山居士撰《投笔记》。王泰源

① 据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印本。

② 参看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2期。刘世德认为是早期简本，见《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

三槐堂刻印明艾南英撰《新刻艾先生天禄阁汇编采精便览万宝全书》，这是一部日用类的书。王介爵三槐堂弘光元年（1645）刻印明郑大郁《经国雄略》，是一部军事著作。王崑源三槐堂无年号刻公案小说明葛天民吴沛泉编《新刻名公神断明镜公案》^①，这说明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前三槐堂和其他十多家书坊确实刊印过《水浒传》的简本。大约撰成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②这段话可与前引双峰堂刊本《水浒传志传评林》上的《水浒辨》相互印证，说明简本是建阳书坊刊行的。繁本本来没有田虎、王庆的故事，所以建阳书坊在删节的同时，却增加了故事，以吸引读者，制造出文简事繁本。明万历十六年（1588）张凤翼《水浒传序》：“刻本惟郭武定为佳，坊间杂以王庆、田虎，便成蛇足，赏音者当辨之。”^③建阳书贾也公开标明是“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传评林”。

《西游记》现存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本，20卷100回，题“华阳洞天主人校”。万历三十一年（1603）杨春元（字闽斋）刻印题“华阳洞天主人校”《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20卷，这是建阳杨氏清白堂刊本，与世德堂刊本是一个系统的版本，它们都没有唐僧出身传，即陈光蕊逢灾，江流儿的故事。这个系统的版本是繁本，大约为七十万字左右。万历四十七年（1619）余象斗编的《四游记》中有《西游记传》4卷41回，杨致和编。现在见到的都是余象斗编的《四游记》，它以《西游记传》单行时的面貌如何已无法知道，编写的时间也无法确定。这是一个没有唐僧出世故事的本子，约七万多字。《唐三藏西游释厄传》10卷，题“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书林莲台刘永茂绣”。这个本子，约十三万字，却多出了一个唐僧出世故事，即陈光蕊逢灾，江流儿的故事。

① 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365页。

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据清光绪二十二年广雅书局校刊本。

③ 序载《处世堂集续集》卷六十四。转引自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西游记》版本复杂,世德堂本、杨致和本、朱鼎臣本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1.“杨本—世本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2.“世本—杨本说”(胡适《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传〉》)。^①因为鲁迅、胡适当时都没有见过朱本,所以不可能涉及朱本。3.“世本—朱本—杨本说”^②。4.“朱本—杨本—世本说”^③。5.“世本—杨本—朱本说”^④。6.“杨本(古本)—朱本(吴本初稿本和杨本的捏合本)—世本(吴本定本)说”^⑤。7.世本—杨本(以删节改写的法子节自世本)—朱本(其卷一至卷三和卷五至卷七节世本,卷四节自永乐大典系统的平话本、卷八至卷十节自杨本的三缀本)^⑥。

杨本是世本的删节本,学术界基本上是有共识的。而比较复杂的是朱本。朱鼎臣是个受雇于建阳书坊的文人。朱鼎臣编的书除《三国志演义》和《西游记》之外,还有《新镌全像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书林焕文堂刊,题“南海西大午辰走人订著”,“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浑城泰斋杨春荣绣梓”,万历四十七年(1619)刊。《鼎镌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题“教坊掌教司扶摇程万里选,后学庠生朱鼎臣集,闽建书林拱塘金魁绣”。孙楷第先生在《日本东京所见书目》中说“《大明春》确是万历刊本,则朱鼎臣者当为万历间人”。我想补充一个证据。朱鼎臣编的书里有一本题《新镌阁老台山叶先生订释龙头切韵海编新镜》。明代建阳书坊所出的书籍常挂名由叶向高编校。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万历进士,万历三十五年(1607)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万历四十二年辞职,天启元年(1621)再为宰辅,四年为救护东林不及,辞职去官,前后担任宰辅二十多年。叶向高万历三十五年才入阁,打出“阁老台山叶先生”的招牌至少要到万历三十五年之后。这些情况说明朱鼎臣

①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34—936页。

②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3—84页;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③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④ 杜德桥:《百回本西游记及其早期版本》,台北《中外文学》第5卷第9、10期;李时人《明刊朱鼎臣〈西游释厄传〉考》《吴本、杨本、朱本〈西游记〉关系考辩》,均见其论文集《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⑤ 陈新:《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和价值》,《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

⑥ 张锦池:《西游记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页。